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18.07.024

当代诗歌创作的批评维度

——以老巢的诗歌创作为例

王 豪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从一个侧面很难洞悉诗歌创作的个中趣味,诗歌作为抒情的理想发生地,抒情维度不能忽略。同时,诗人写作的心灵默契,使情感抒发成为文本的“事件”,诗歌获得了叙事维度。此外,语言等的形式因素是诗歌的核心,诗歌也因此获得了修辞的维度。我们希望通过文本中提供的标志,从叙事、修辞、抒情三个维度抵达当代诗歌的创作现场。

关键词: 生命叙事; 诚挚修辞; 张力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18)07-0133-04

当代的诗人必然有着自己创作想象中的理想读者,也许老巢的理想读者是和他一样虽在漂泊但心有所归的漂泊者。他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写给自己而非批评家的。因此,创作少了某种迎合、讨好的性质,变得更加地随性,诗歌与诗歌之间也不能单独去读解。诗歌似乎贯穿着某种共同性的东西,即自我的心灵默契,同时还与诗人知识分子集体认同相契合。由于诗歌本身,更可能自我写照,因此,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以及诗歌的文本世界其他特征构成了对契合的说明。在这种前提下,不能超越诗人自我的反思与批判和诗歌文本特征去理解老巢。我们希望通过文本中提供的标志,从身位的生命叙事、语词的诚挚、形式的张力审美去分析老巢的诗歌世界,抵达当代诗歌的创作现场。

一、身位的生命叙事: 诗歌的叙事之维

老巢的诗歌延续着某些重复性东西,有着复杂的形态。这些重复有词语句式等诗歌细节的,同时也有主题的。对于一首诗,重复必然是修辞性的,植根日常生活情绪的抒情诗歌写作,因情绪的不恒定特质,修辞也因此带有零金碎玉式色彩。对于整个诗歌世界,重复使孤立、变动的因素很容易获得整体

意义与内涵,木心认为“艺术家是凭自己的艺术来教育自己成为艺术家的。”^{[1]69}因此,一些相仿的因素更加明显,成为一个个可供提取文本标志,带有某种事件的色彩,诗歌也因此获得有生命叙事的维度。在众多重复因素之中,身位一直是被强调和凸显的文本“事件”,身位的生命叙事也因此成了老巢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古代诗歌中,最富盛名的双子座李杜的诗,并非首首都脍炙人口。因此,“取法乎上,得其中”的作法,被历代诗人默认为创作的常态。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创作越来越随性。“人无同处面如心,何妨旧事从头忆,要写行藏入笑林”的创作心态,多了对生命和诗歌的坦诚,少了对世俗世界的迎合。事实上,很多诗人是相当自负的,自负于一己之政治才干而非诗歌。所以,创作的坦诚不是完全的,对世俗世界的鄙夷也是有保留的。诗人关于自己身位的建构,一直隐秘地在诗歌世界进行着,诗歌文本更多是政治身位的外显,替代化出现。身位建构有很多做法,可溯及传统,比肩前贤,寻求异代“知音”,也可放眼当代,齐同今、近诗人。这种身位寻求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比附行为,完成着对生命的叙事构建。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认为“以受自主评论认可的形式来接受祝圣,是文学通关的一种

收稿日期: 2018-05-16

作者简介: 王豪(1990-),男,甘肃成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文艺学、影视美学。

途径。穿越过这条看不见的边界,意味着接受改变,也就意味着炼金术般的蜕变。一个文本的祝圣是一种近乎神奇的变形,从一个普通的物质变成具有绝对价值的‘金子’。”^{[2]145}老巢诗歌创作的比附行为类似于一种自主评论,进而达到对自身的构建。诗歌世界中,异代或同代诗人的认可性书写,是一种潜在的自主评论,最终完成“自我祝圣”。

心智的发展成熟有一个过程。适合表达心智情感的二言、四言、五七杂言以至当代诗歌长篇多言,是与每个时期扩容了的心智相匹配的语言形式。事实上,比附行为作为创作心理,也有着久远的历史,并且与相关文学现象相适应。诗文中的“赋诗言志”、行卷之风就是其渊源。老巢诗歌中,比附行为表现为对历史时期诗歌作者的一种“拉近”。前人已经离我们很久远了,不会站出来评论当代诗人及诗作。因此,老巢诗策略地搭起了自己同先辈诗人沟通之路,以诗歌形式来抒发当下情感,却隐秘地实现了身位的构建。以《屈原活在今天就是老巢》为例,题目策略地实现了屈原的“复活”,隐秘地把自己抬升到了屈原的位置。诗歌结尾的“老巢还活着,还在找/一片同样活着深而干净的水”^{[3]15}标志着身位抬升最终得以实现。“同样”昭示了老巢还活着,是屈原的活着;屈原在寻找,是老巢也在寻找,这形成个体生命之间的比附。第一节,“肇事者”直接影射当下生活现实,但并未显露出消极与无奈,而是思索和清醒“染指的人是你看着长大的。”第二节,“隔壁水的响声”聚焦诗人周围的生活,既承接上一节远离自身的生活现实,又是下一节自我内心现实状况述写的一种过渡。第三节“抑郁症”则深刻地目击内心现实,“你抑郁症晚期/依赖酒和酒肉朋友,讨债鬼/尾随身后”,这种逐层深入的诗人当下情感书写,完成了与前贤精神的异代同构。在其自选集中,题为《十月,我一望无际的爱与寂寞》也有“不同朝代同样的光芒哭我/身为屈原,李白/或者老巢”的类似表述。精神的异代同构之外,精神的同代同构也策略地实现了身位抬升。这样的诗歌有很多,如《捧场黎场是人民内部的事》《给马军:好色是对的》《学习刘春好榜样》等。这类诗歌字里行间都有着显明的畅快之感。这种感觉的发生,与诗人和关照对象的心理空间相近有密切关系。没有隔代的策略性的沟通,对于同时期的诗人书写中自然而然但却更为隐蔽地实现了身位变动。认同他人行

为与精神,也就丰盈自己精神,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建构。比附前人,意味着他超越同时代他人,同时以长辈式口吻去肯定同时代诗人,这便站在了这些人前列。在这样一种策略下,诗人自身主体地位在诗歌中反复被确认与加强。

二、语词的诚挚表达:诗歌的修辞之维

无论是表现友情,还是表达爱情或者纯粹寂寞情感主题的诗作,语词间都带有些许“说服”的色彩。诗作确认诗人的自我,珍视享受种种情感给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一主题创作使得情感趋于稳定,在放缓的空间中,语词极其细腻准确地把诗人的真诚表达出来。抛开具体手法来说,主题上呈现出关于爱、或者寂寞主题类型化的取名。就寂寞主题诗作,这其中有“我”与事物两两衬映下的寂寞,如《我不能删掉你手机上我的号码》《在故乡我成为没有故乡的人》《多年后的清明当我已不在人间》《十月,我一望无际的爱与寂寞》《我和我脱口而出的春天》等;诗人在放缓的空间之中,对周围的事物投以诗性的目光,一切亲历的事物都能“献愁供恨”,同其敏锐细腻的感情有关外,便是同事物皆有可观的创作美学思想密不可分。寂寞主题的进一步深入,便是纯粹一个人的寂寞,如《换个朝代我也能认出自己》《我像是遇见了另一个自己》《村庄在此处是一个朋友》《我一个人时是美满的》《春节一个人的流水》《一个人的马拉松》《我将在这首诗里回来》等;诗人把目光由外向内,转而对自己内在心声的关注,这种内省的方向,有着高度自觉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意识,有时是关于诗歌创作的,有时关于情感本身,它们给诗歌带来一种很深刻的思想内涵。再有比较隐匿、抽象意涵上的寂寞,如《和家一样可靠的名字是我租用的》《我的态度就是时间的态度》等,它们已经上升到了对寂寞的哲学思考之上,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上完成了对生命的体认。

诗歌主旨和诗歌题目同题,且出现在诗歌中位置也大致相当,要么在诗歌开头,要么在诗歌结尾,构成了形式上的类型重复。诗歌开头类型于一些古诗题目的命名,古诗是因无法找出作者,而以诗歌首句做题。无论老巢诗歌的题名出于创作的惯性,还是缘于成熟的修辞,都实际增强了诗歌形式与思想的美感。而放诗歌主旨于末尾的结论性的效果,在和题目进行文本细读时,每次回顾显示出亲近,而非

陌生和疏离。然而,包括身位建构的诗歌在内,其诗歌语词透漏出的是对现实的超越,和当下保持着一定距离。连同比附诗歌的主旨在内,其他诗歌主旨之爱与寂寞并不是现世的,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意味着一种对当下生活的敌意,且这种敌意是逼退的、向后的。因此,老巢的诗歌有着怀旧的成分,诗歌里孤往独来的寂寞意识于此便有了合理的说明,取其所说,“爱与寂寞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武装力量”。这种力量是生长着的,且在诗人世界隐秘地传承,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承。当然,作为一个漂泊者,友情主题的写作也有维系深厚友谊的作用,也即“诗可以群”。无论是写给一个人的,还是写给几个人的,这样的主题并非修辞性重复,完成的是诗人关于友情的生命叙事。爱的真诚,寂寞的真诚,这与“修辞立其诚”是不谋而合的。老巢的诗歌是友情的修辞、爱的修辞以及寂寞的修辞,诗歌世界呈现的是生命叙事的真诚。

真诚的修辞维度带给诗歌的是一种畅快美感。反过来,畅快之感和诗歌语体修辞密不可分。通过诗歌的阅读,我们发现畅快和语词“列锦”有着关联。吴礼权认为“列锦”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叠加联合在一起,用以叙事、写景、抒情的修辞手法”^[4]。可见,列锦作为一种修辞,出现在各种类型的体裁中。以其自选集《春天的梦简称春梦》中的一首诗《捧场黎场是人民内部的事》为例,第一节,从词语到短语,再到句式结构上呈现了随语言单位逐级上升的特征。北京武汉广州成都昆明上海,既作为静态的空间陈列,也可作为动态人物旅迹勾勒。紧接着“一路先锋一路废话一路/绝地反击”短语式的排列,表明地点的排列是人的行迹。最后,上升为主谓句“杨黎是宣传队杨黎是/播种机杨黎是我兄弟”这样一种铺排。可以说诗歌一路是欢快和激烈的。第二节里面,依旧有着一致用法。名词的列锦“干旱矿难地震黑风暴”开启诗歌畅快喜悦的调子。紧接着“韩东要来李亚伟何小竹们要来/南京要来成都来/策划何三坡统筹刘不伟主持老巢/届时有啤酒红酒二锅头/有情有义有掌声”黏连起来的主谓结构、名词、短语列锦纷至沓来,形成强大的气势。革命词汇的运用加上诗歌节内与节际形成的欢快氛围整体透漏出一种冷寂之感,这当然是潜在的。最后诗歌落在了主旨“捧杨黎场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与“杨黎是我兄弟”就形成了一种互

文。这种前因后果式的修辞,直接去凝视、去审美对象时,间接更深入地完成了自我凝视与自我审视。诗歌语体的列锦修辞的重复,是创作得心应手的行为,但根本在于诗歌的修辞重复必然与生命叙事相连,拒绝简单的刻板重复。所以,老巢的诗歌修辞维度和叙事维度是相辅相成的,修辞的开展有利于叙事的完成,反过来叙事的完成促使诗歌在修辞上的美感生发。

三、形式的张力审美: 诗歌的抒情之维

离开诗歌世界本身,友情、爱与寂寞的主题修辞性重复写作,与诗人浪漫化的日常生活审美有关。回到诗歌世界,真诚的美感是于诗歌作为抒情理想发生地不无关系的。因此,老巢诗歌的叙事、修辞维度最终和诗歌抒情的维度汇归一处,而在老巢的诗歌里,借由审美张力来实现抒情是一个很大特色。语言的审美张力生成的最深层则是诗人如何思维。

如果非要定义诗中的美,并认为美是诗的终极追求,那么,这种追求显然是美好的,又是虚无的。那么什么才是好的东西或者美的东西,似乎又有着很多的定义。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诗人就象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着‘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5]他认为一首诗意味着对另外一首诗的修正,应从作家浪漫家庭史的角度进行解读,从外部的、来自他者的凝视对作品观照。事实上,诗人自觉的自我凝视以及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也是诗歌美学品性获得的重要因素。同时,诗人如何思维,不自觉的处理自身和事物之间的诗意关系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是基础性的,有着深刻的影响。雅克·马利坦认为“在中国的或者印度的艺术中——虽则在二者中都离开人的我(ego)而只看事物——体现独特的诗性方法,实际上给予作品不只对事物的朦胧揭示,而且还有——以一种无意识的、非情愿的、隐蔽的形式——对人的自我、亦即集体印度自我或集体中国自我的朦胧揭示”^[6]²⁴。东方人尤其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离开人自身去观察事物的,是纯粹化的意象思维活动。这种思维在当代诗歌中部分地保留,但呈现出去意象或非意象化倾向。陈仲义把非意象化的诗意称为事实的诗意,他认为:“所谓事实的诗意,是面对人、物、事、理的‘事实性’,保留其全部的准确、具体和充盈。完全的‘事实性’,大可不必用意象化手段抽绎经验,铸炼象

征 而是在近乎客观、通明的语境中打开‘事实’本身就可以了。”^{[7]142}老巢同主题诗歌看似重复,其深层原因就在创作思维非意象化倾向。在分析非意象化时,他还在书中引用武靖东的观点“把诗人对物态(物的表象、性状、形态)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行为、活动(事情、事态)的关注上来,从而诗歌从‘及物’变为‘及事’,让诗歌语言言情变为言事;其目的就是要使多样、复杂、具体、丰富的活生生的人成为诗歌的主体形象,这样,这一文学样式,才能更有力、更真切、更直接地切入并呈现当下社会的动态和实相。因为意象思维是以‘物’为中心展开而又归结于‘意’的思维,用意象来表现人在现世的体验,既没有直接性,也没有对事件复杂性、广阔性的涵纳力,更缺乏时效性、当下性,而且容易将诗歌的语言导向程式化,或者说语言的陈词滥调就是意象思维的伴生品之一。”^{[7]139}我们前面论及老巢诗歌的叙事维度,是就整体诗歌构成的世界来说的。具体的诗歌构料和思维,已充斥着“为当下而叙事”的日常生活审美呈现,这与惯常的诗歌抒情传统发生了反悖。以“物”为中心又归结于“意”的意象思维,用意象来表现人在现世的体验时,意象的变迁比较缓慢,因此诗歌意义是间接的。这使事件的现场感不强,对日常生活当下性是一种削弱。这也说明,老巢诗歌能够进入现实生活现场的秘诀是诗歌言事而不重言情,非意象化书写。

生活本就是碎片化现实,造就诗人一首一首截面化书写,以寂寞或者爱为主题的诗,并非一发生就预示着重复。这种主题下,诗歌似乎是无法欢快的。爱与寂寞理想发生地的当代诗歌,造就了碎片化现实诗意审美,诗歌也呈现出某些同质化重复。碎片化现实诗意审美生成又离不开老巢诗歌世界的语言张力。因此,我们具体通过诗歌文本来看这种张力美,透过这种审美张力发生分析同质化重复的非修辞性表征及其原因。以《春节,一个人的流水》为例,诗一共有五节,第一节,将起床、冲澡、烧香、过年等等人的活动非意象化地呈现出来,非意象语言组合直击平常生活的琐屑和碎片化,然而置于诗行之间又有着很强的张力。起床、冲澡作为一种人的实体行动和“热水中活过来”^{[8]68}的虚体状态间发生并形成鲜活的形象,这种虚实相继关联也形成很强的张力。同样地在“我穿着旧衣裳/和租的房子一起过年”从原诗的空白出发,原有所谓的排列也只能

是“我过年”“我穿着旧衣裳过年”“我穿着旧衣裳与租的房子一起过年”。它把人的以及属人的事物,重新放在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位置来观照,显出了一种陌生新奇所带来的张力。第二节中,现实中发着短信的“我”,与给朋友所说在空巢的“我”,还有父母口中念叨的“我”虚虚实实间形成一个真实形象,实际存在和非实际存在之间产生了张力。第三节中,和电视一起过年,和手机一起过年延续了与第一节中和租来的房子一起过年这种因为陌生而又新奇所带来的张力。第四、第五节甚至连同第三节,都可看成是第一节的一种衍生和重复。因为无论是和已故亲人、梦中人过年,都是实在的实体之“我”与想象中非实在间的情感关联,所以这种情感关联出实入虚,便产生了很强张力。各节之间的张力涓流,汇聚成巨大的张力河流,并和题目“春节,一个人的流水”形成一种通透的关系。无论“春节”“一个人”“流水”哪一个词语在此着重强调,都是大写的、有血肉魂灵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张力生成趋向结构重复,是修辞性的。它是诗意的生发,生活碎片化和琐屑化的直接呈现,说明老巢诗歌思维的非意象化的倾向。诗歌毕竟有着很悠久的抒情传统,这种对生活的直陈也带了几分生命叙事,但是单个诗歌修辞性的重复,并不意味着他整个诗歌世界的程式化书写。

单首诗歌语言张力生成形式的趋同是可以忽略的,但是诗歌间张力生成的形式重复却必须引起我们注意。对于这种现象的评价,似乎很难用抄袭和摹仿自己一评了之。当然,诗歌的抒情有着一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我们在诗中也可以看到,由单个分列式的模式到黏连式,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尽管有着改变,依旧未跳脱重复的抒情策略,依旧以语言结构生成张力直接面对当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老巢诗歌抒情是非修辞性重复的,和不同的张力生成形式有关。无疑,这给我们带来很强劲的审美张力,而且感受到很强的诗意。

综上,老巢更像是写给自己的诗歌,它本身也是对批评家的一种拒斥和敌意。这和非意象化思维有关,在这种思维下,诗歌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反映,也就催生了生命叙事、诚挚修辞与形式的张力审美创作美学。由此,我们通过叙事维度、修辞维度与抒情维度等三个维度,抵达当代诗歌的创作现场。

(下转第155页)

育工作提供理论资源和参考意见。”

早在 1992 年 皮朝纲先生参与编辑《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时 就意识到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对于建立中国美学的重要性 强烈的使命感驱策着他在禅宗美学领域里深耕细作 为建立“中国美学文献学”奔走呼号 身体力行地将禅宗美学作为追求生命自由的美学贯彻到审美教育及人生实践中去。《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正是他几十年辛勤研究的学术成

果之一 也是对习近平同志在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指示的积极回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皮先生的学术道路仍继续往纵深处拓展 百尺竿头 必将翻出新境界 获得大自由 为中国美学立身世界、为人类文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责任编辑: 邹建雄)

(上接第 136 页)

参考文献:

- [1] 木心. 素履之往[M]. 新北: 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2016.
- [2]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文学世界共和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3] 老巢. 屈原活在今天就是老巢[M]//何建明, 普冬辑. 新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4] 吴礼权. 从《全唐诗》所录唐诗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0(1): 4-12.
- [5]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 [6] 雅克·马利坦.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7] 陈仲义. 现代诗: 语言张力论[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 [8] 老巢. 春节一个人的流水[J]. 青春, 2008(8): 68.

The Critical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Poetic Creation: Take Lao Chao's Poetry for Example

WANG H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interests of poetry creating only from one aspect. As a place of lyric ideal, the dimension of lyric in poetry should not be igno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oet's writing has a tacit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d, which makes the emotion become the "event" in the text, and the poem obtains the narrative dimension. In addition, the form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are the core of poetry, and poetry also obtains the dimension of rhetoric. According to the marks in the text, it is hoped to reach the poetic creation scen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narrative, rhetoric and lyric.

Keywords: life narration, sincere rhetoric, tensional aesthetics

(责任编辑: 孔明玉)